

# 文化周末



主 编：吴昌勇  
执行主编：陈 曦  
邮箱：akrbwhzm@163.com  
本版编辑：陈 曦  
刊头题字：张思成

WEN HUA ZHOU MO

## 县丞，县城

■ 杜文涛

县丞，古代地方职官名，始置于战国，迄于清末，为县令之佐官，秩正八品。如按当下级别排列，应是位实职副县长了。

逝水年华，更迭春秋，烟云逝去的时日里，有无数位县丞在岚河边这块土地上走过。曹希焜便是众多县丞中的一位。

知道曹希焜是在发黄的地方史籍里，是因为他撰写刻勒的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的碑文。这篇文走进了《兴安府志》，走进了《岚皋县志》，走进了《安康碑版钩沉》，走进了《陕西金石文献汇集》，走进了岚皋的历史。

砖坪，岚皋县民国六年易为今名前旧称。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，让我们知道了岚皋县城前身砖坪最初的式样。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，把两百多年前清乾隆时期岚皋的细微姿态拉近到了我们眼前，拉近到了当下。

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全文四百字，字字珠玑，信息量颇多。碑文首段写道：“砖坪，兴安之西南境也。通巴蜀，界郿襄，弥望皆崇山峻岭，民居落落如晨星。”由此得知，当时岚皋山间人烟稀少，罕若早晨的晨星。

碑文透出，乾隆四十六年时，岚皋的前身砖坪已为安康县所属镇，岚皋添驻县丞一事是经过乾隆皇帝御诏同意的，砖坪丞衙占地三亩七分五厘，系从康姓人家购买，丞署于甲辰年六月即1784年8月动工修建，用时半年，共建屋二十九间，所耗资金为国库银钱，丞署前临水后坐山，四面有院墙环绕。

不长文字，让我们知道了一串串的信息，知道了巴山老林里的砖坪镇，曾经走进过皇宫的深宅大院，曾经走进过乾隆皇帝的御案。是乾隆大帝的红色朱笔，让砖坪小镇最初升格为了县丞辖制的规划，奠定了三十多年后独立为厅继之为县的前期基础。

惜墨如金的碑碣，让我们知道，两百三十多年前的岚河岸边，已经有了人户稠集、店铺列陈的深山小镇。要不，咋配上能建县丞丞署呢？简练的碑铭，让我们知道了砖坪镇上有户康姓的人家，他家土地宽绰，田畴平展，曾经春耕夏耘的菜地或粮田，在时间深处的某一天早晨或午后，被几位或一群衙署公务人员仗量钉桩，签订契约而购买，继而拔除青禾，平去地脚，深挖屋基，高筑宅墙，建为了院壁俨然的深宅衙署了。那有着三亩七分五厘土地的康姓人家，想必是家同样有着庭院深深的大户人家吧！

碑文落款为“顺天府曹希焜撰文，大清乾隆乙巳岁仲春月吉日泐石。”“顺天”为顺天府，明、清时期设于京师即今北京地区府属建制行政区划名，“乙巳岁”为清乾隆五十年即1785年，“仲春月”为二月。落款的文字确凿

了作者的姓氏和时日，让我们知晓了碑文依附的更紧要信息。由此知道了碑文立于丞署“不半截落成”之后，由此也揣度出丞署迁人办公之时日。也许，这姹紫嫣红的“仲春月吉日”，也是首任县丞曹希焜为自己选定的乔迁吉日，只是史料无载，现已无法知晓其详了。科举之时的做官人都是些饱读诗书之人，《周易》为必习之经，卜辞问福祸，掐指看时辰，那应是他们的擅长。

遍寻典籍知悉，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最早见于《兴安府志》第二十六卷。兴安，安康旧名。《兴安府志》为安康历史上第一部地方志书，总三十卷，木刻于清乾隆五十三年，即1788年，为时任兴安府事李国麒编撰。

欣悦两百多年前这位名为李国麒的府官，他在繁多的公务之余，案牍辛劳，稽索史料，伏案疾笔，编纂刻梓出了这部开天辟地首有的方志典籍。更为欣悦的是，他在府志里全文辑录了这篇碑文，为我们砖坪后来者们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史料。

碑志为石质的，流逝的时光里，现在已无了踪迹，更难观碑石的原样。清末丢的，民国失的，或是近几十年无的？是被沉入了何方地下尘埃，或是恭入了哪位藏家高阁？今日已无从得知。读到这篇碑文，我便上下求索，八方遍访，终难觅因果。幸运的是，《兴安府志》里勘录了碑文的式样，让人心里稍有些许欣慰。让我抄录下来吧：“碑方首，高1.3米，宽0.75米。”

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镌刻于清乾隆五十年，《兴安府志》纂修于清乾隆五十三年，间距三年。三年不远的时日，猜度李国麒定是见过他管辖属地砖坪丞署这方碑石的原碑的。想必，他的记述，应是忠于本真的，也是让后世确信的。

“曹希焜，江苏青蒲县，廩生，乾隆四十八年署。”砖坪丞署建起一百二十年后的清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，砖坪的第一部志书《砖坪厅志》诞生。此时，砖坪已由丞署升格为了与县平级的厅制，修志人为时任砖坪厅通判李聪，厅署已迁至“什字街东”今址。《砖坪厅志》“职官卷县丞节”开笔记载了曹希焜。廩生，清代科举考试成绩名列一等的秀才，可获官府廩米津贴。厅志记载了曹希焜科贡情况，也记载了他任职时间，却没记载他更多的信息，我们不知道他的生卒年月，不知道他如何调任，也不知他调往了何处，更不知他在任还干了哪些大事？最让读志人难解的是，曹希焜的籍贯已由碑文中自述的“顺天”变成了“江苏青蒲县”。是曹希焜先居顺天，再迁徙江苏青蒲县？或是曹希焜先祖居顺天，后辈移

住江苏青蒲县？抑或间距百年后，李聪撰著有失？

“四面缭以垣墙，前临水，后坐山，惟八字墙左右不在焉。其衙署报销只十有九间，今益以十间，共二十九间。”延伸思来，这“前临水，后坐山”的丞署筑于何处呢？《砖坪厅志》“建置卷”载：“砖坪旧无城池。县丞署故址在今治东关，嘉庆二年，教匪窜扰，衙署被毁。七年，县丞吕见颐移驻水围城，十九年因土堡狭隘，且有塌圯，维时军务甫已，经钦差大臣、陕西巡抚朱会奏，移驻营汛建堡城。是年八月，飭安康县知县郑谦兴修今城，二十一年工竣。……”旧志重在惜字，精致的文字告诉我们，砖坪城先后历经三次变迁。首次“县丞署故址在今治东关”，毁于嘉庆二年；第二次，嘉庆“七年，县丞吕见颐移驻水围城”；第三次，嘉庆十九年“移驻营汛建堡城……兴修今城，二十一年工竣。”文字虽短简，线条却清晰，时间、地点、方位、缘由、人物，清清楚楚，归归整整。瞅一遍，这衙署大院似乎便立在眼前了。

“县丞署故址在今治东关。”旧志喜欢简略，太简略了也让人费解，通判李聪这句话亦是若此。“今治东关”，方位是有了，但相距多远，具体所在，却无明确示意。“前临水，后坐山”，同样尊崇文字简洁的曹希焜，在《新设砖坪县丞衙门记》用六个字交待了方位，也同样让后来人难以考量。岚皋深藏巴山腹地，峰峦叠嶂；岚河水系交织县境，纵横潺湲。前临水，临的哪方水？后坐山，坐的哪座山？

读史费思量，求解解神妙。书牍甄考，释隶定，一篇作者署名金石，题为《岚皋县名的来历》的文章，从剪辑度藏三十多年的1983年12月8日《安康日报》里跳出，站在了我的眼前。“岚皋县是安康地区设置较晚的一个县。清代初年，陕安镇设营汛于此。此地属兴安府所隶之安康县。乾隆四十八年秋秋帆抚陕，奏设安康县丞，分驻于此，始建城郭，地在今岚皋县城河街东头……”

“今岚皋县城河街东头”，好珍贵的信息呀，准确而又具象，亲切而又恒定。河街地处县城城东岚河台地，西东走向，北临岚河，南倚东坡，街东头倚靠太阳梁山，宽约六米，长约千许。河街自古有之，街名延伸至今，岚皋人人通晓，妇孺皆知。

知晓了砖坪丞署故址在今岚皋县城河街东头，便诠释了《砖坪厅志》“县丞署故址在今治东关”的文字。

郑功荣是一九九三年版《岚皋县志》的主编，一生致力于地方历史的研究，著有《岚皋历史掌故》专著。郑老鬓发银白，尽管岁逾仗朝之年，却腰板笔挺，耳聪目明。在城南陈家

沟一幢小楼他的家里，郑老满面笑意地迎候着我的拜访。知我的来意，郑老肯定了《岚皋县名的来历》一文观点，继而言道，砖坪丞署建于何处他也有过探访，修纂《岚皋县志》时他曾数次实地踏勘，那时城东还没建高楼，今河街东头偏南岚花路藤条厂路段旧屋裸露的屋基里，他曾见过零星的旧石条，县城年长的人也把这段路俗称老城。由此，他大胆推测，认为砖坪丞署衙院最早便应是修建于此的。

阳光从太阳梁山顶上升起，透过郑老临东的书房窗棂，氤氲给屋里一片明黄，也衬映着满屋的袅袅茶香。郑老的言谈，缩小了砖坪丞署故址在今岚皋县城河街东头的范畴，也消解了我对“前临水，后坐山”的疑意。县城里生活多年的我，谙熟着县城的山水。我知道，“前临水”，临的是东来的岚河；“后坐山”，坐的是城东的太阳梁。

又一个仲春月的时节，这是2020年的春季。岚河水潺潺潺潺，流淌着晨曦，映抱着蓝天。河畔桥头那棵棵柳时就有了的古麻柳正萌发出嫩芽，枝梢上有鸟雀晃悠，晃悠起的还有一枚枚炊烟。太阳越过城东的太阳梁山，如同以前每天早晨一样，把温暖的光芒送给县城里的每一个人，和每一个角落，随阳光一同灿烂了人们眼睛的，还有太阳梁山上粉白的山桃花。信步而行，我身临岚皋县城岚花路藤条厂路，想寻找砖坪丞署的丝缕气息。藤条厂已不复存在，随之替换的是长安银行、龙城首府小区，门前有岚皋到花里方向的岚花路东西笔直而伸，路北有民意生活广场小区、城关第二小学隔路相望。立足四顾，眼前高楼林立，店堂匝密，身旁车流熙熙，人流攘攘，哪还有了垣墙缭围、衙门威仪的砖坪丞署踪影。

“前临水，后坐山”。我想起了砖坪丞署的朝向，依此我站成了衙署的式样，站成了座南朝北的方向。身是横亘的岚河，眼光越过河面，是峙立的耳扒山，再远处，尽管看不到，但我知道，那是岚皋的名山——蜡烛山。身后是太阳梁山，再后是中梁子。脸颊左倾，便是当今之县城中心区。悟之，我感知到了，那县城里后来的厅署又后来的县政府，不也座南朝北吗？丞署不在了，遗下的，也仅仅只沿袭下个座向了。

城郭流逝疾，文章千古在。像城郭一样曾经站立的人，像河水一样地一个个最终流走了，惟有他们的文章一篇篇留存了下来。感谢砖坪的第一个县丞曹希焜，他为砖坪这方土地留下了一阙墨迹，留下了一阙永远流不走的墨迹，把历史留给了砖坪的今天。

不久，侯传玉主任找我，说报社编辑党永愿让我到报社去一趟，我就抽空去了位于纱帽石街的编辑部。因为常在大报上看到党老师作品，早已仰慕大名，对他十分敬佩，第一次见他，显得十分拘束，有点手足无措之感。他拿出我的歌曲稿，问了一句：“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刚学完作曲知识，学着写的。”他说：“写的不错，我看了稿子，开始还不相信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歌，打电话问了侯传玉老师，他说了你的情况，文学、音乐基础都不错。内容切合当前宣传形势，旋律也很流畅，我们准备发表，不过建议改一个音符，爱集体的体字落在6音上，显得平，落在高音1上更好一点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我把这句按改后的旋律哼了几遍，开始还猛然觉得跳度大，不大适应，又连哼了几遍，才觉得这一个音符改得好，让“爱集体”这几个字更突出，全曲有了亮点，就接受了党老师的意见。

不几天，这首歌就在报上发表了，那时音乐排版不易，是用手抄歌谱后照相制版的。

这让我对写作更有自信，以后就经常拜访党老师，看他的作品，听他的见解，获益匪浅，成了终生的朋友，他调到西安后，也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此后，我成了安康的忠实读者和作者，先由写小诗、歌词，进而写朗诵诗、曲艺演唱、文艺短评，经编辑的指导、帮助、修改，陆续发表了不少，几十年来，我和报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与诸多编辑都成了朋友，自觉党永愿后，任玉蓉、尹自平、黄祖德、肖重生、王催之、陈敏、李大斌、罗长城、李小洛、梁真鹏、吴龙晏……历代编辑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，对稿件的每一处修改，不管是几个字，几句话，或是删削，都让我从中学到和领悟了许多文字方面的知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写作水平也逐步提高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创作领域，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岗位，在剧本、歌词、文艺评论、编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。这些都是与《安康日报》培养指导密不可分！

看到这些年《安康日报》版面不断扩大，科学的设置了各类专版，给安康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宣传展示的平台，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更仔细地及时了解安康的发展面貌。特别是开辟网络版的报纸，我退休在家，读起来十分方便。我从每周的《文化周末》，看到不断推出本地作者各类佳作，组织许多有分量的分析评论文章，展示新人新作，为发现新人，推动安康文艺创作的繁荣，默默地扎扎实实地做着工作，这些年一批批逐渐在外界有影响的作者也大多是从《安康日报》起步走上文坛的。

《安康日报》真是一块培养安康文学艺术新苗的苗圃和温床！我想，本地许多在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一些成就的作者都一定会感同！

在《安康日报》创刊七十周年之际，借此稿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祝福！

不觉得我已经年满76岁，自己从一个小学教师走入文艺创作专业单位，并担任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领导工作多年，一些戏剧、歌词等作品还多次获得各级奖励，回想一生走过的历程，仔细思索，我是由《安康日报》起步进入文坛的，在《安康日报》七十周年纪念之际，不由想起我与安报几十年的深厚情缘。

1957年秋季，我考上安康县一中（后改名为永红中学），上学每一天都从南马道的县图书馆经过，经常去阅览室阅读各类报刊，开始成为《安康日报》的热心读者，看到报上副刊经常发诗歌等文艺作品，自己受大跃进新民歌影响，也胡乱涂鸦地学着写了起来。

写着写着，自我感觉不错，竟贸然试着往报社投稿箱里投稿，因那时只是照猫画虎，可想而知只能是泥牛入海。

1960年，我考入了安康师范学校，校园走廊旁的阅报栏那份醒目的《安康日报》，自然让我十分关注，学校教导主任侯传钰老师的诗歌，时常出现在副刊版，让人感到十分亲切并极爱羡慕，也暗暗写了起来，那时投稿只需在邮局的信封上注明“稿件”“邮资送付”即可，也不知投过多少次，可能大都是政治口号顺口溜，所以一篇也没有选上，于是我认真关注各种报刊的诗歌作品，学习写作知识，明白了要写自己有所感受的东西才行，暗暗下着功夫。

一次“三秋”下乡劳动，吃住在农家，有一天地头歇伙时，几个农民摆起了象棋，只听一位喊了一声“马后炮”，对方回了一句：“你象棋队长一样，老爱马后炮！”

他们的玩笑话，让我心里一亮，这场景，这话语，写首诗挺不错的。于是我琢磨起来，选取了个角度，写一首“队长看棋”等劳动结束回校，我这首诗就写成了。

寄给报社后，十多天后就在报纸上第三版副刊见到了以笔名“春鸟”刊发的这首诗，作品第一次变成铅字发表，心中的喜悦自然不必言说了。自此更增强了自己的信心，有感触就写。

我音乐学得不错，教了作曲知识后，也有了写歌的冲动，那时正在宣传热爱集体，我就自己写了两段歌词《集体力量大无边》，哼着谱了曲，拿给音乐老师袁先正看后，他十分满意，我就寄给了报社。

不久，侯传玉主任找我，说报社编辑党永愿让我到报社去一趟，我就抽空去了位于纱帽石街的编辑部。因为常在大报上看到党老师作品，早已仰慕大名，对他十分敬佩，第一次见他，显得十分拘束，有点手足无措之感。他拿出我的歌曲稿，问了一句：“这首歌是你自己写的吗？”我说：“是的，刚学完作曲知识，学着写的。”他说：“写的不错，我看了稿子，开始还不相信学生能写出这样的歌，打电话问了侯传玉老师，他说了你的情况，文学、音乐基础都不错。内容切合当前宣传形势，旋律也很流畅，我们准备发表，不过建议改一个音符，爱集体的体字落在6音上，显得平，落在高音1上更好一点，你觉得怎样？”

我把这句按改后的旋律哼了几遍，开始还猛然觉得跳度大，不大适应，又连哼了几遍，才觉得这一个音符改得好，让“爱集体”这几个字更突出，全曲有了亮点，就接受了党老师的意见。

不几天，这首歌就在报上发表了，那时音乐排版不易，是用手抄歌谱后照相制版的。

这让我对写作更有自信，以后就经常拜访党老师，看他的作品，听他的见解，获益匪浅，成了终生的朋友，他调到西安后，也一直保持着联系。

此后，我成了安康的忠实读者和作者，先由写小诗、歌词，进而写朗诵诗、曲艺演唱、文艺短评，经编辑的指导、帮助、修改，陆续发表了不少，几十年来，我和报社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，与诸多编辑都成了朋友，自觉党永愿后，任玉蓉、尹自平、黄祖德、肖重生、王催之、陈敏、李大斌、罗长城、李小洛、梁真鹏、吴龙晏……历代编辑认真负责的精神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，对稿件的每一处修改，不管是几个字，几句话，或是删削，都让我从中学到和领悟了许多文字方面的知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的写作水平也逐步提高，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扩大创作领域，走上了专业文艺创作岗位，在剧本、歌词、文艺评论、编辑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果。这些都是与《安康日报》培养指导密不可分！

看到这些年《安康日报》版面不断扩大，科学的设置了各类专版，给安康的各个方面都提供了宣传展示的平台，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更仔细地及时了解安康的发展面貌。特别是开辟网络版的报纸，我退休在家，读起来十分方便。我从每周的《文化周末》，看到不断推出本地作者各类佳作，组织许多有分量的分析评论文章，展示新人新作，为发现新人，推动安康文艺创作的繁荣，默默地扎扎实实地做着工作，这些年一批批逐渐在外界有影响的作者也大多是从《安康日报》起步走上文坛的。

《安康日报》真是一块培养安康文学艺术新苗的苗圃和温床！我想，本地许多在文艺创作方面取得一些成就的作者都一定会感同！

在《安康日报》创刊七十周年之际，借此稿表示真诚的感谢和祝福！

我与《安康日报》共成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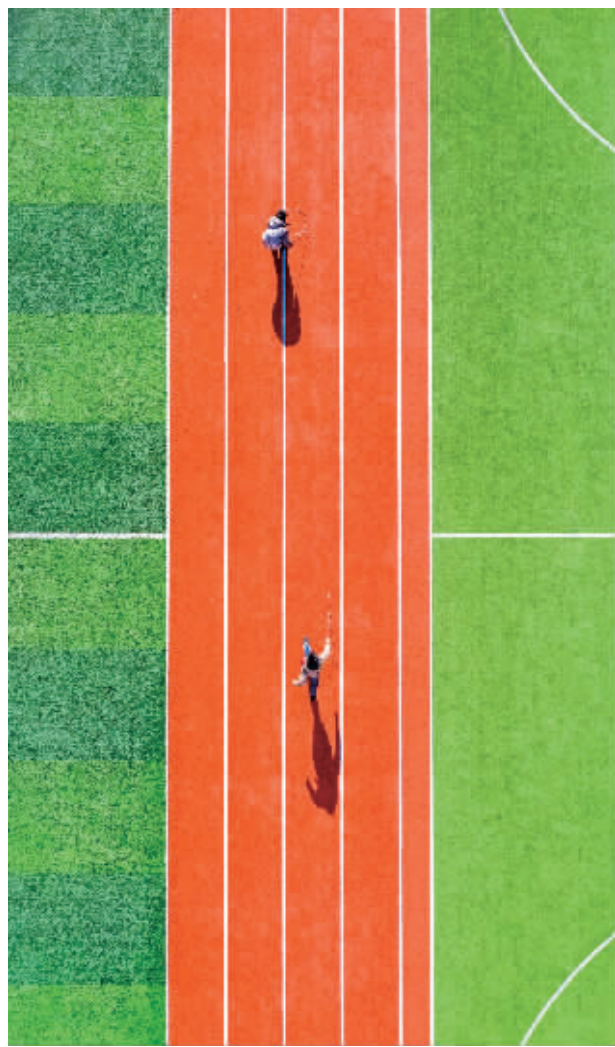
我从《安康日报》起步走上文坛

■ 刘继鹏

### 镜相



雨中漫步



滚铁环



晒谷

### 斑斓风景“线”

陆文龙 摄